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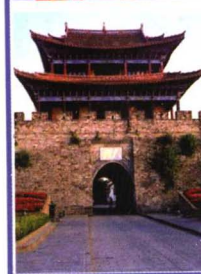


*Min Jia
Ying Xiang*



民家映象

寸丽香 寸丽元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民 家 映 象

寸丽香(白族) 寸丽元(白族)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家映象/寸丽香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7 - 80137 - 768 - 0

I. 民… II. 寸… III. 白族—民族历史

IV. K28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8322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826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版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 15. 25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6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 - 80137 - 768 - 0/G · 80

定价: 29.00 元

作者简介



寸丽香，又名寸丽刚，笔名寸咫，男，白族，祖籍云南丽江，1971年生于大理鹤庆。12岁离开白族聚居的乡村，到多民族杂居的县城学习。

1989年考入武汉某军事院校学习。1993年赴空军驻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某部边防雷达站戍守塞北边陲。1997年考入北京某军事院校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至今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其间曾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进修，赴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基层任职。曾任北京军区空军某部助理工程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兼俱乐部主任及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等职。

军旅之余，作者长期关注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础和前沿问题。参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军队管理学》、《空军管理学》、《环球军事概览》、《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程》等著作，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全工作条例》等十多部法律法规的调研和起草撰写工作。从1999年起，个人分别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时评、散文、译文、游记近百篇。



寸丽元，男，原籍大理鹤庆，白族，1959年生于丽江古城。现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初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1981年毕业于大理师范学校，1991年毕业

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1年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大学英语四、六级及夜（函）大英语、专业英语及北美政治与社会文化课程教学，擅长汉译英、英译汉及口语教学。多年来，结合外语教学，在民族文化、跨文化交际、国际关系等领域有所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其中，《“形式”与“意义”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Cultural awareness in English Teaching》、《Repetition and Simplifica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operative Language Learning》等学术文章，分别刊载于《中国学校教育研究》、《中国教育论丛》、《外国语言研究》、《外语、翻译与文学》等杂志，曾担任《英语国家》、《大学英语教程》、《TOEFL词汇详解与速记》等著作的副主编。业余撰写《试论把部分场合的“少数民族”称谓改为“兄弟民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发表于《思想战线》）等学术文章。



←2005年5月作者
与中科院院士、国际
宇航科学院院士王希
季（白族）合影



←2006年10月,作
者与贺龙元帅之女贺
捷生合影,背后墙上
为贺捷生母亲、白族
老红军蹇先任之遗像



←2003年5月作者
与被誉为“中国大陆
试管婴儿之母的”张
丽珠教授（白族）和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
学教授唐有祺夫妇合
影



←1999年作者(左)
与白族老红军田麟勋
夫妇摄于大连



←中央民族大学白
族语言学教授李绍尼
在教作者(中)学习
白族文字, 右为大理
段氏后人段建华



←2001年作者(前
排左起第三人)与部
分在京滇籍高校学生
在清华大学

序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中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也迎来了它 50 岁的生日。同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白族青年寸丽香，将他业余搜集整理和发表的与白族有关的部分文章汇集成册，计划将其出版作为纪念礼物，诚邀我为其作序。不论是出于白族血缘还是红军情结，也不论是出于师长关爱还是同事相帮，当小寸将书稿送到我在解放军 301 医院的病床边时，尽管病魔缠身和琐事难理，但凭着自己身上留有的白族血脉，也抱着感谢父亲（贺龙）部下的广大白族官兵及拥护支持红军的“民家人”，我便欣然应允为《民家映象》作此序。

湖南省张家界市和湘西州及湖北恩施一带聚居有 10 多万白族人口，桑植洪家关是我出生的地方，因祖上与白族有姻亲，我自然也与白族有一定血缘关系，是个地道的“民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着白族血统的父亲贺龙并没有登记为白族，我也被人登记为土家族。还好，我两个妹妹的族别登记为白族。

70 年前，还在襁褓之中，我就随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从湘西白族聚居区来到滇西白族聚居

区。那时，恐怕包括贺龙在内的广大白族红军官兵也没想到：他们的这次长征，还使得滇湘两地的白族在分离700多年后，又开始了亲密交往，并为后来两地白族乡亲互认起了奠基作用。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反动势力很猖獗，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湘鄂川黔等地的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红军在湘桂黔等省区遭到反动势力的狠命追杀，招致了血染湘江等惨败，全国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曾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红军在云南的情况却似乎有些例外。首先，这里的各民族人民特别和睦友善；其次，这有温暖舒适的高原艳阳和丰富的物产；第三，以龙云为首的当地彝族、白族人民相对开明。这使得相隔一年、分两次经过云南的红军长征队伍都走得异常轻松。曾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共云南省委及各级党组织，也在此时得到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在《长征》一诗中也用“乌蒙磅礴走泥丸”肯定了此事。后来，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军民鱼水一家人》等文艺作品中的源头和出处也就在这里。

中央红军长征到云南时，有着大批白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人民参加的红二、六军团官兵，正在湘黔地区与强大的中央军、桂系军阀和川军等敌人周旋机动，完成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1936年10月，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桑植，告别当地白族等各民族乡亲，踏上漫漫长征路。根据妈妈回忆，当时还不满1周岁的我，就在长征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那就是我的哭声。母亲说，只要还在哭，就证明我还活着，而我和其他革命后代的活着，又使得她和贺龙及广大红军将士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我就那样在妈妈怀里，跟随红二、六军团的官兵，从湘西哭到滇西，我与白族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自称“白”、“白子”、“白尼”、“白伙”等，他称有“那马”、“勒墨”、“民家”等60余种。在不同朝代的史籍中，对白族先民有不同的称呼。如秦汉称“滇楚”，魏晋南北朝称“叟”、“囊”，隋唐称“西囊白蛮”、“白蛮”、“河蛮”，宋元称“白人”、“爨人”、“囊楚”，明清称“白囊”、“白人”、“民家”等。

白族的历史渊源悠长。滇池、洱海区域既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白族生存的主要历史空间。大理宾川白羊村、苍山马龙、剑川海门口、晋宁石寨山等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表明，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洱海、滇池地区就已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他们是云南大理、滇池地区彝、白等民族最早的先民。公元前7世纪开始，远古时期就居住西北地区的古老族群——氐羌源源不断地向西南地区迁徙。氐羌进入云南后，从滇东北向滇中

再向滇西及全滇其他地区流动，他们与滇池、洱海土著居民及大量汉人融合，形成彝、白等众多民族。从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经过演变发展后，在秦汉时期成为“氐人”，三国西晋时为“叟人”，东晋时为“爨”，南北朝、隋唐为“西爨”的这支，到唐南诏演变为“白蛮”。宋元之际，在共同地域的长期共同生活中，白蛮的共同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及心理素质等逐步形成。特别是在唐朝时期“南诏国”的基础建立的“大理国”标志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已正式形成，之后，白蛮（民家人）即后来的民家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分布遍及全滇，甚至到达附近省区。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军家”的到来，部分“民家”被汉化，有的也融入其他民族，但至今仍在全滇都有白族分布。目前，除大理白族自治州外的白话聚居区还有：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和泸水县洛本阜白族乡及老窝白族乡、昆明市西山区沙朗白族乡和团结彝族白族乡及谷律彝族白族乡、安宁市太平白族乡、曲靖市富民县罗免彝族白族乡、昭通市镇雄县坡头彝族苗族白族乡、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雨露白族乡、保山市瓦马彝族白族乡和杨柳白族彝族乡及瓦窑白族彝族乡、丽江市古城区的金山白族乡和金江白族乡及玉龙县的石头白族乡、临沧市凤庆县郭大寨彝族白族乡。贵州、湖南两省的白族聚居区建立了10个白族或白族与其他民族共同自治的乡，

即：贵州省毕节地区毕节市千溪彝族白族乡、纳雍县库东关彝族白族苗族乡、昆寨苗族彝族白族乡、阴底彝族苗族白族乡，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关白族乡、马合口白族乡、麦地坪白族乡、刘家坪白族乡、走马坪白族乡、瑞塔铺白族乡、芙蓉桥白族乡。另外，四川西昌、攀枝花一带也有少量白族聚居。

秦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就十分关心和关注云南，并不断派出以军队为主的屯垦组织来开发云南。这些军队就是史书上所称的与“民家”相对应的“军家”。他们与云南各族人民一道开发云南、建设云南和保卫云南。从1956年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确定“白族”为本民族的统一族称，“民家”一词在正式场合已很少使用，但在民间却还广泛使用，“民家人”、“民家话”等用语仍广泛使用。因此，不论从民族史和军事史研究的角度，还是在社会现实中，“民家”仍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此外，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解放军在戍守祖国西南边陲时，也以极大热情和实际行动支援西部开发，促进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发展。借鉴历史上“民家”与“军家”共同开发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的经验，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步伐，贯彻和落实好“团结、进步、文明”的民族政策，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虽为白族，但并不受此约束和影响，也不忘乎其形、夸夸自谈，而是跳出白族看白族，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崭新的角度，将白族放在一个数千年历史空间和祖国大家庭中来描述；在探索白族及其先民对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贡献的同时，揭示了白族与汉族、纳西族、彝族、藏族等兄弟民族的深厚历史渊源和融洽的现实关系。它拂去历史尘土，让白族文化在祖国大家庭中重放异彩。结合历史上多个朝代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以汉族在云南的夷化和云南民族地区的汉化，特别是通过白族的汉化，突出强调了民族融合、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主题，肯定了民族大融合与大团结的必然趋势。与其他民族相比，特别是与十多亿人的汉族相比，白族绝对是少数。但白族独特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与其他各民族兄弟共存共荣，不断进步，向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家映象》的构思之精巧、见解之独特、思路之开阔，与以往的民族学专著、理论研究文章，或者描写大理风花雪月、白族风情或历史文化的著作相比，它从另一角度，给人以眼前一亮之感。闲来读之，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对白族和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切情感。作者对大理山水风光和风景名胜的介绍虽然不多，但它以白族起源和白族人（民家人）的活动为主线，把写景与抒情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白族与其他民族，特别将古今文化名人对白族的记载进行梳理，使得全书在充满浓浓的家乡情、民族味的同时，又颇具说服力，增加了可信度、可读性和趣味性。该书可作为热爱白族文化及大理风光的友好人士了解白族一个窗口，也可作为从事民族研究、文化研究和军事研究的参考资料，更是一本让散居于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白族人了解自己民族历史渊源，弘扬白族优秀文化，增加民族自信心的难得读物。

贺捷生于北京
2006.10.24.

民家—汉家 千年姻缘万年脉

(代序)

现代社会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在加快，很多人也随之更加忙碌，甚至浮躁起来；能利用好业余时间做成点事变得很不易。尤其在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等方面做些研究并出些成果更面临不少困难。专门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白族同乡小寸，现将他近年来用业余时间撰写和发表的有关白族的文章整理成册，并计划出版，作为向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的献礼，特地邀请我为其作序。我一向乐意与热血青年交往，并诚心诚意支持他们的各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和态度。

一、关于书名

小寸将书名定为《民家映象》。

我问他，为什么取《民家映象》？他说，我不是民族学或文史哲方面的行家，只要给大家留点映象就行。但留什么样的映象呢？有关大理白族的文章和书籍已经不少，但以白族使用时间达千年以上的族称“民家”两字的专著至今还没有发现，从互联网上也没搜索到。而许多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

文人学士以“民家”为题写过不少有血有肉的著述，现实生活中的“民家”也经常使用，现在我们白族人在云南或湖南就经常被称为“民家”，白族人相互间也常称“民家人”，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就称白族人为“民家人”，白族人说的话叫“民家话”。本书主要讲述从古至今白族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和为贵、且大度宽容的民族性格；朝朝皆有文官武将，代代涌现学士才子；对云南边陲的开发，对祖国建设的支持都做出了全面贡献，等等。作为军人，自然很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历来，白族地区的军屯、民屯和商屯都很发达。军民关系历来也是党和军队最为关注的方面。我取“民家”，既谈历史，也谈现实；既谈“军家”，也谈“民家”。

我说，按学术界的观点，白族被称为“民家”是明代以后的称谓，历史并不算长。《白族简史》上说：明初在白族地区广泛实行军屯，汉军屯户和白族人民交错杂居，在生产和生活上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互相融合，互相尊重，白族人民称汉军屯户为“军家”，而汉军屯户称白族人民为“民家”。白族的“民家”称谓起始于此时。

小寸说：不对。并大胆肯定地指出“民家”的称呼应大大早于明朝、甚至元朝。否则，从宋末元初就跟随蒙古军队攻打南宋势力，后来流落在湖南桑植一带的白族地方军“囊焚军（寸白军）”的后

裔，即今日湘西白族人也为何一直称自己是“民家人”呢？

他这一问，把我一个研究了数十年民族语言学和白族问题的学者问住了。

我一想，有道理！那古代白族到底何时被称为“民家人”呢？我认真地查阅几十年收藏的相关汉文史籍资料，释读研究了白语方言对应语料，最后从两个方面认定了“民家”的专称来自唐代，几乎贯穿“南诏国”始末，由南诏国的另一国名、“大封民国”、“大帮民国”中之的“民”字演化为“民家”而来的。小寸的推论不仅正确，而且将白族的“民家”称谓出现时间往前推了一千多年。也就是说，“民家”作为当今白族和白族先民的称谓，是一个已经使用了近1500年以上的族称。

在当代社会中，白族在人民军队中服役的军人也不少，他们同其他各民族的军人一样，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做出了贡献。小寸也不例外，但在紧张的军事研究工作之外，还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关心白族，为其抒怀心语，歌颂正气，评述价值，为难得之有为青年。且评述源自有据，言之成理。作为老一辈学者，更多地寄望于生活在各行各业的白族青年工作者，在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也像小寸一样拿起笔来，从各个角度展示本民族的优秀品质，在党中央的战略格局中，献计献策，探索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途径，对伟大祖国做出利国利